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十七

詳校官檢討 臣 德生

侍讀 臣 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 臣 汪鏞

謄錄監生 臣 黃譽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十七

明 唐順之 編

論軍中選將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
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
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知根本內虛朝廷
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技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

情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
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
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
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
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
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
北敵忽興干戈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

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
則敵國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柰何自中及外都無
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
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
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
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
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
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齊挽而已於此

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敵人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

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

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士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

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遽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

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
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
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為利又
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
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益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

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

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

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歐陽修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因繫致其失所身病

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謬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歎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謬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讐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謬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謬感國家

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
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
無後患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
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致彼非
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
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

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
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
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
來宗真持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
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
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
國待遠人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
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

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耻懷耻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敵人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

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敵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敵使入境之日地震星隕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契丹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

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敵人貪憚難馴易動遇強則伏見弱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

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
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過求
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契丹狂計其迹
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
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
禦戎制勝常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
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敵使在庭

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
謂兩意雖非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
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
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
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
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
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
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

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畱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敵釁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

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
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
正大紀綱外制四方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
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
忘社稷之深耻無使邊境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
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
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
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契丹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

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歐陽修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

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
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預為準備
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
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
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
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蓋
元昊已與中國一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
議論未盡之事彼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

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智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

算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顥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

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
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
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
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
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
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
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
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

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則雖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算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且勒斯賚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契丹皆有事宜為

一無

為契丹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契丹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彼利急和之

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國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人使更有須求則假

此為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敵人
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
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
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
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敵通謀共
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且勒斯賚摩正轄戩之
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
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置勒斯賚等皆受朝廷官

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與西夏大斤茶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湏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

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
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
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
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
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湏至別將好物博易
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
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湏更要增
添何以應付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

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鹽茶而已今西賊
一歲三十萬斤北敵更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

困此其大患三也昨於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
不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
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
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
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湏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畱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

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瀉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瀉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瀉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瀉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

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
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
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
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
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
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
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近為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騷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

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

功效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澆
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澆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
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
害二也澆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
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
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
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
之取進止

因擒果莊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
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
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
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
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

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歎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

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鄂特凌古棟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溫錫沁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以鄂特凌古當立

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鄂特凌古真汝主矣
汝能臣之如棟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
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
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
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
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鄂
特凌古自知不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
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不平朝

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
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
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
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
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
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
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
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郾延

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為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果莊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

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
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
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
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
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
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
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
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

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

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
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
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
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鄂特凌古之請人人
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
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
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
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

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召還邊吏無進取及論果莊事宜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

四夷爭畏中國以為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邊境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

罷敝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
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
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
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
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
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
殺老弱未及暮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
難知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

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
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
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
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
然臣竊料果莊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
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
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
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

讐言必與鄂特凌古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吳越同舟遇
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錫沁介於鄂特凌古夏人之
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
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
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鄂特凌古而納趙
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果莊若從則
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望
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果莊之衆與溫錫沁合而

討鄂特凌古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果莊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果莊本與鄂特凌古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鄂特凌古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果莊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

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果莊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果莊討鄂特凌古劄子

蘇軾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鄂特凌古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鄂特凌古官爵又竊聞鄂特凌古上章

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
得何者鄂特凌古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
女已嫁梁沁布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
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
致討力不能支故匿情忍垢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
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
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
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

鄂特凌古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
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
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
之請削奪官爵即頒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
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竒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
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
錫沁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森摩凌戡在其肘
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

其部族與溫錫心凌戩等合而討鄂特凌古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盜賊攻盜賊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鄂特凌古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聰罪當誅死取進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
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
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
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
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
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
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

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
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
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虛誰
能禦之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
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
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
輔早為擘畫務速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
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讐仍許令乘驛隨逐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

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

淮深慮趕趣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
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
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
等首告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
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盜賊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

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

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

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
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
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
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見
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
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
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天下之事
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為害尤甚王倫

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

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修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飲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

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湏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境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

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
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
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
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
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
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
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
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

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歐陽修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

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
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
絳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絳有奏請欲盡驅荆
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
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絳處事可見
矣若絳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

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皆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頭項

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蜚為害者不開盡殺湏是招降昨緣邵師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

病

一作
病暑

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

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
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
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
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
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
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
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

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絳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

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出之時捕盜官吏急於

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師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

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
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
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
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
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漸近夏暑南方燂濕士卒不
習水土湏慮死傷仍恐追之太急則潭彬全邵諸寨向
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
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

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監牧劄子

歐陽修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

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初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遠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

涼亦有更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
既羣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
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叅詳審處與其
坐而遣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
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
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
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
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

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

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

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取進止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王安石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

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有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使糴陝西權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為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一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

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為便
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有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
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
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
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
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鵝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
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
未嘗大致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河北諸監

有可有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無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自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付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土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罪取進止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

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两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凌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

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致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强者凌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兇取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恐敗事竊見左藏

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駕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欸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十

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啟聖意均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

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有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矣夫河決西流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餽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

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

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戎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戎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為梁便于南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

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疫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

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
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下膠固以罔朝
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
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
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再論回河劄子

蘇轍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
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

輒奏言不便既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
闕倡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
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
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
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
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
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
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

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疎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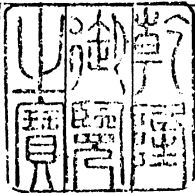
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
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
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邊患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
之交接外國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
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
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
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
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宋可無慮今因天祚中

國不因人力河自西流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敵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敵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敵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

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
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契丹遂成此橋黃河上流
盡在吾地若汾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
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
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
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
肯于天下困敝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
物料而為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

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邊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役留神察之自河決小異於今九年不

為不久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
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
以坐而察也



文編卷十七